

一个嗜权如命■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
女皇■一个善于搞宫廷政变■亲手断送大
清三百年江山的权谋大师■一个中国历史
上掌权时间最长■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
铁腕女人

慈禧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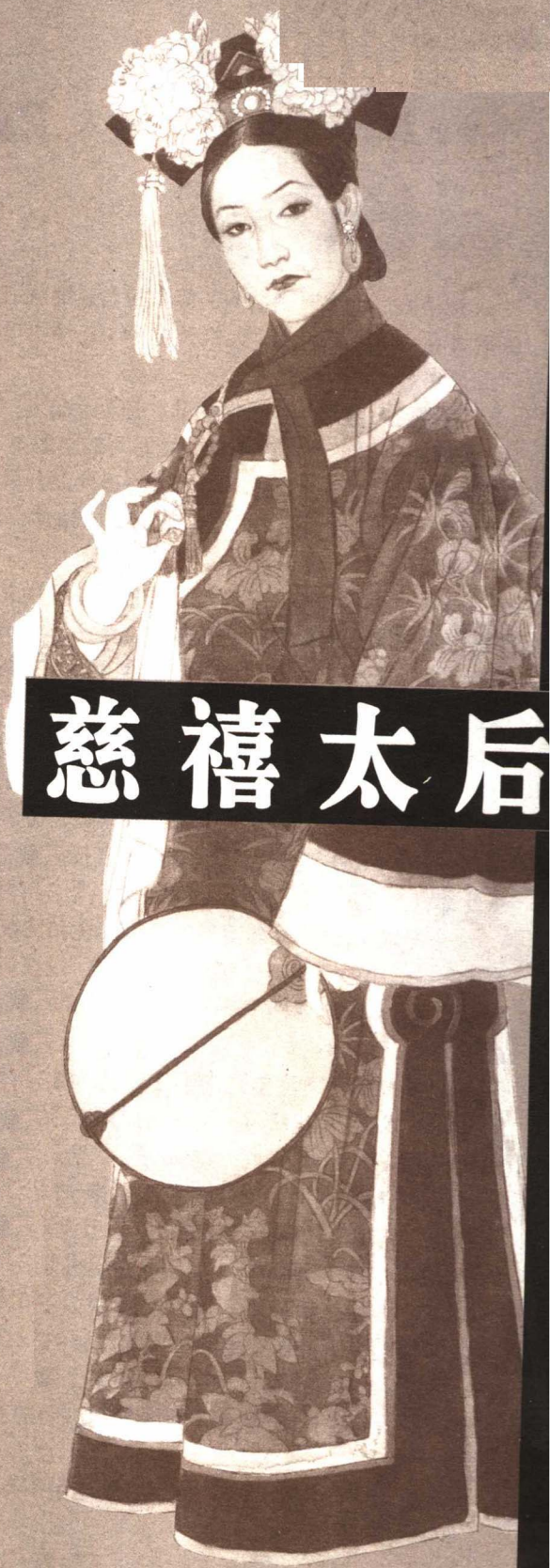
◆张延芬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个全新的集娇媚柔弱与
豪情薄义于一身的无冕女皇





慈禧太后

■ 张延芬 著

Ⅲ(CIP)数据

慈禧太后 / 张廷芬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9

ISBN 7-5317-1862-6

I. 慈... II. 张...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103951 号

■ 书 名: 慈禧太后

策 划: 刘 侠

作 者: 张廷芬

责任编辑: 宋玉成 王学刚

装帧设计: 一 直

■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政编码: 150020

网 址: <http://www.bfwy.com>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营销中心: (0451) 82320228, 53916017

总 编 室: (0451) 53916010

印 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8

字数: 54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书号: ISBN 7-5317-1862-6/I · 1723

慈禧太后



一个唯我独尊、敢做敢当的女人

前言

慈禧太后，大清晚期的实际掌权者。她从“辛酉政变”到逝世，总揽同治、光绪两朝军政大权长达47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的女人。

慈禧姓叶赫那拉，乳名兰儿，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出生，父亲惠征是吏部一个负责抄抄写写的小职员，曾祖父吉阿曾任嘉庆朝军机章京，后补户部掌管银库的员外郎，再后调任刑部员外郎，五品官。祖父景瑞，虽然说是花钱捐的笔帖式，可也当上了五品的刑部员外郎。

按理说，这样的中级官吏家庭在当时虽然说不上富有，可小康水平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谁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场变故，却使幼年慈禧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户部银库被查出亏空了九百多万两，可又查不出具体盗库之人，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命嘉庆五年之后历任银库官员按月份多少负责赔偿。慈禧的曾祖父在位三年，按已故减半仍应赔两万余两。如此一笔巨款景瑞因无力赔付而被革职入狱。万般无奈之下的惠征，虽说四处求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凑了一万多两，暂时还上了六成银的最低限额，将父亲救出监狱，可从此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使家庭生活陷入了长期的困境。

毫无疑问，慈禧幼年清贫的家庭环境和父亲面对困境的无助与无奈，在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影响到她的后半生，使她从小就对权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渴望，期盼通过权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困境。

咸丰初年（1851年），慈禧被选入皇宫，宫中嫔妃之间的吃醋争宠和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又使她深知若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执掌者皇上的宠爱，只会虚度一生，老死宫中。于是，她以其美色和聪慧获得咸丰帝的宠爱，并且给咸丰帝生下了惟一的儿子载淳。结果在短短的五年里，其地位从原来五等的贵人，升到了第二等的贵妃。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逼进北京时，咸丰帝匆匆带着众嫔妃逃往热河避难。期间，肃顺等权臣为了阻止慈禧干政，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千方百计离间咸丰与慈禧的关系，甚至当咸丰帝病重时，为了防止慈禧母以子贵，竟然劝皇上像汉武帝临终杀昭帝生母钩弋夫人那样将慈禧处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慈禧再次看到了权力的重要。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热河，6岁的载淳继承



慈禧太后



皇位，是为同治帝，朝廷大权完全落入肃顺等八大“赞襄政务王大臣”之手。生命再次受到威胁的慈禧，利用姿色诱得恭亲王联手，于同年十一月发动政变，将八大权臣一一铲除，然后利用幼主母后的身份与慈安太后垂帘听政，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命运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成年，慈禧虽然表面上宣布撤帘归政，但仍牢牢地把持着权柄。次年，同治帝病死，慈禧立自己的外甥、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继续与慈安太后“垂帘听政”。几年后，慈安太后突然死亡，整个朝政大权完全落到了慈禧太后一人之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大婚成年，慈禧太后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上谕”，实行变法。九月，本来对变法完全支持的慈禧，发现光绪帝的变法已经突破了自己所能容忍的底线，威胁到自己对朝权的掌控，视权力远胜生命的慈禧便果断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去世，生命垂危的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让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仍想抓住权力不放。然而，仅仅隔了一天，嗜权如命的慈禧太后便丢下她衷爱一生的权柄，离开了这个世界。

终其一生，慈禧太后为权而生，为权而活，为权而死。那么慈禧太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简单地说，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铁腕女人；一个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女主；一个善于搞宫廷政变的权谋大师。

本书突破以往人物传记的传统方法，不囿于其一生功过是非，紧紧围绕“权”这一核心，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艺术加工，力求生动再现慈禧如何抓权，如何夺权，以及如何集权的奇特一生，将一个全新的、集女人的柔肠和封建政客的寡情于一身的慈禧太后呈现于世人面前。相信人们可以从本书的描写中，从她身上残存的那点充满人性的母性中，真切地体会到慈禧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女人的柔情，而不再是冷冰冰拥有至高权力的太后。

目录

第一章 那拉氏家的格格 1

只见兰儿将雄鸡的脖子搭在门槛上，手起刀落，寒光一闪，把硕大的鸡头剥了下来……

红旗袍、红头花、红绫被，把那张细嫩、妩媚的脸庞，映衬得异常生动。当努尔哈赤把叶赫部送来的这个叫孟古格格的新娘抱下喜车的那一瞬间，就立刻感觉到了来自异性的那种奇妙、不可抗拒的冲击……

第二章 道光帝和他心爱的女人 8

“儿臣以为，时值春和景明，正是万物复苏，一年的孕育之时，儿臣不忍伤其性命以干天和。而且，儿臣也不想以弓马之长与弟竞争，使我兄弟间生隙失和……”

道光帝和皇太后同时举起左手，细细一看，两人写的竟同是一个人的名字，真是天缘巧合。

第三章 告别色彩斑斓的童年 18

葡萄架下，黝黑谧静，充满着一种莫名的激情。兰儿和德子拥抱着，听得见相互间粗重、灼热的呼吸声，感觉到两人心脏剧烈的跳动声……

她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何时从闺房里飞到天空上的，像一片轻盈的云，飘啊飘啊……

第四章 立储与选秀 25

展开朱笔御书的密诏，只见上面出人意料地写着两条诏谕：皇四子奕 立为皇 太子，皇六子奕 封为亲王。

十六岁的兰儿，发现自己胸脯上的那一对圆圆的乳房，像两只被旺火蒸起的发面饽饽，无法遮拦地鼓胀起来……

第五章 咸丰帝点中了兰儿 35

老姑奶奶抽着三尺长的大烟袋，满脸堆着皱纹，半是训诫半是巴结地说：“我说兰儿啊，你日后得了皇上的宠爱，可千万不能忘了自个儿娘家人啊！”

“对对，留下！”咸丰帝两眼紧盯着兰儿鼓棒棒的胸脯和线条优雅的腰肢，连声说着，并把兰儿的牌子紧紧地握在手中。

第六章 兰贵人的初夜 42

“万一你不守宫规，与别人争风吃醋，引起众怨，触犯天颜，



咱那拉氏一族可就大祸临头了。以你一人之荣，难得家族俱荣，以你一人之损，家族却要俱受伤害啊……”

兰贵人看着图画，读着诗词，只觉得眼前这些淫淫荡荡的东西，让她浑身燥热，心痒骚痒，越是觉得羞臊、紧张，越是想看。“都说皇宫里处处庄严肃谨，却想不到竟把如此淫词淫画堂而皇之地涂满四壁……”

第七章

满腹心事向谁倾诉？ 56

尽管皇上对她也很亲切，可那目光分明有些异样，多了几分客气，少了几分炽热……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如若唐玄宗只爱杨贵妃一人，又怎么生出“贵妃醉酒”这样醋意大发的戏来？

第八章

皇六弟恭亲王 63

“朕……朕无颜面对祖宗啊！”出乎兰贵人的意料，皇上居然像个失去了亲人的小弟弟一样，边哭诉着边一头扎到她的怀中。

“我奕訢终于盼到报国尽忠的这一天了！”说这话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并带着几分悲怆的泪花。

第九章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70

肃顺傲气十足地说：“老夫这一百箭，与别人又有不同。别人是正面投，而老夫则要背后执箭而投！”

奕訢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只见一位婉媚慧丽的美人，恍若下凡的仙女般从内室婀娜婀娜地走到咸丰帝的身边。刹那间，他与她的目光相撞在一起。他的脑海深处，隐隐约约地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女人，似乎与自己有着某种割不断的缘分。

第十章

圆明园暗藏“四春” 81

“你这个狐媚子，朕是让你逼的才说了话，”咸丰帝一手接过酒杯，一手在杏花春雪白的乳房上抓了一把，将酒一口饮干。

咸丰帝完全以一种为大清江山社稷后继有人的责任感，认真真，不辞劳苦地与她们媾合，给她们每人以同等的机会，希望她们尽早怀上龙胎。

第十一章

天子之威，何人可以冒犯？ 90

奕訢红着脸争辩道：“多少太后都升祔太庙，为什么额娘的神牌黄舆只能供奉在奉先殿里？”

什么手足之情，什么抚育之恩，什么朝政家政，要想在朝

廷上立稳脚跟，只能听凭于天子的一句话，天子之威，何人可以冒犯？

第十二章

“大清国……后继有人了！” 102

“朕怎么也料想不到，堂堂大清，竟让几个泥腿子占去了半壁江山。唉唉……朕自打当了皇上，天下就没有一天安生过……”

“快……快去给皇上报喜！”懿嫔说着，两行热泪挂在苍白的脸上。“大清国……后继有人了！”

第十三章

洋鬼子又来了…… 112

那目光，不是隔着距离的一种欣赏，也不单单是对美色的渴求，而是对最亲爱的家人彼此信赖，彼此敬慕，相互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深沉的爱与依恋。

懿贵妃将嘴凑到皇上耳畔，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咸丰帝立刻一展愁眉，赞赏道：“好！这个办法好！既能严肃国法，警示群臣，又包含朕对重臣的顾念之心。”说着，把懿贵妃揽到怀中，重重地亲吻了一下。

第十四章

养心殿里的第一次交锋 124

相貌威严、肩宽膀阔的肃顺，跪在皇上面前，朗声说道：“臣以为，朝廷应实施严政令、重法纪、锄奸究的九字方略……”

“妇人所说，也不见得句句都是心胸褊狭的小人之见！”懿贵妃针锋相对地顶了一句。言外之意，指肃顺等人借故行泄私愤，报复柏葭。

第十五章

“阳剿而阴抚” 133

“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况鞑靼之下，岂容豺狼群聚，能保其无意外之变乎？”

可倏忽间，咸丰帝的眼神一黯淡，又颓丧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这……已经签了字的条约，朕又该怎么对付？公使驻京，引狼入室，开我国耻之先河……”

第十六章

月色皎洁的夜晚 142

懿贵妃袅袅地迈了两步，靠近恭亲王说：“这些年来，每每在关键时候，皇上都靠您帮衬、支撑着。王爷是皇上的亲兄弟，您可要时常给皇上提个醒儿……”

两人越说越觉得亲热，身子也不自觉地靠近了许多。懿



贵妃倚在汉白玉的桥栏上，感觉恭亲王的身上散发的阵阵灼热的阳刚之气，直扑到自己的脸上，激起周身的血情不自禁地涌动起来。

第十七章

塘沽失守 150

咸丰帝正吸着、喝着，忽然发现裹着鹿头的布条松散开来，露出了一双扑闪闪的大眼睛。只见那双大眼，满含着一副悲伤、无可奈何的神色，并且扑噜噜流出两串清清的泪珠。他止住了吸吮，心中“咯噔”一下，犹如被重锤击打了一样。

“皇上，刚刚接到僧格林沁的急奏，前天夜里，英法联军乘我不备，从北塘口登陆，并侵占了我北塘重镇。塘沽已经失陷了。”

第十八章

北逃路上的艳遇 159

“朕已将洋夷特使巴夏礼及威妥玛等人质扣留，以此牵制洋夷。所以，朕以为不消几日，洋夷必会撤离京师……”

咸丰帝望着那少妇生动的面容，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元宝，放在桌子上，两腿往桌子底下一顺说，“朕今晚就宿在这里，不走了！”

第十九章

饱含泪水的和约 169

这和约，他不想签，可他又必须签！我奕訢的前世做了什么缺德的勾当，让我今生担着这卖国贼的罪名啊？

“王爷，不必自责。这议和、签约之事，我们不做，其他人不是也得这样做吗？人家英法联军，如今是把刀架在了中国人的脖子上了！”

第二十章

裁抑后宫 176

“不能改，为什么偏偏把后宫的膳食费用裁抑得如此可怜？难道靠我们几个后妃们节省，就度过这特别时期了……”

懿贵妃的心里明明白白，这是肃顺等人逼着自己站出来替后宫说话，然后再到皇上面前诋毁她，给她这个母以子贵、愿意干政的女人一个下马威。哼！肃顺！你想错了！你给我懿贵妃小鞋穿，我就把它撑开！

第二十一章

苗沛霖降而又叛 183

咸丰帝暗暗地埋怨父皇，为什么把这么一副烂摊子交给了我？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最崇拜、敬重的授业师傅杜授田和父皇暗中有约，而把自己推上这倒霉的皇帝位上呢？

除夕夜，天顺王苗沛霖的十万大军，借着高挂的红灯以及鞭炮燃放而升腾的光亮，悄然有序地把寿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第二十二章 下下之策 193

望望走在前面的两个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人，懿贵妃的心中顿时涌上一股苦涩。她不知道自己此举是对是错，是福是祸？

她期盼上苍不负她的一番苦心，让她重新回到皇上的身边，重新得到皇上的信任。她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给肃顺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算不算是东施效颦和自我作茧？

第二十三章 “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200

“放屁！”奕訢愤怒地将信摔到桌子上。“我是鬼子，你们不怕洋鬼子干什么跑到热河，至今不敢归来？这些个奸雄们，专门蛊惑皇上、陷害忠良，一日不除，国无宁日！”

奕訢的心底蓦地升起一股暖流，眼前，随之浮现出懿贵妃穿着蓝花布衣裳雅素、美妙的身影。心想，该是给她写信的时候了，不能再犹豫了。

第二十四章 石榴裙下的逃亡皇帝 209

“好！绝了！”咸丰帝像众多的票友一样，不仅仅为筱俊红委婉的唱腔叫好，更为昆曲这个古老的戏曲有如此典雅、美妙的身段、舞蹈而拍手叫绝。

“给朕弄个小骨棒儿、胖一点的女子，别弄那些大膀骨的瘦女人，硌得朕浑身都疼……”

第二十五章 即将驾鹤西行的咸丰帝 216

自己即将告别人世，西行而去了，身后的诸事，总该有个交待呀！尤其是国家的大权该如何分配？垂危之际的咸丰帝，脑子却一直很清醒。

他很感激上苍，让他选中了那拉氏这样一个既美丽又有才华的妃子，感谢那拉氏不负他的宠爱，为自己生下了惟一的皇儿……思来想去，咸丰帝终于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想出了对皇权分配的最佳方案。

第二十六章 被哀伤笼罩的避暑山庄 226

正值英年、统摄四海的皇上，就像一盏油将燃尽的小油灯，“忽搭，忽搭”地挣扎着，摇曳着。终于，伴随着一声极其微弱的长叹，油灯戛然而熄，三十岁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极不圆满的



句号。

“你说得对。我是皇上的亲额娘，我也该改称皇太后！”懿贵妃咬着牙说，“该得的名份，我一定要得到，不能让他们欺负我……”

第二十七章

两位太后的第一次联手 235

“有啥不合适的，民间不还有个‘论哥不论嫂’的说法吗？你叫我姐姐，我叫你妹妹，这显得多亲切啊！”

“姐姐，这两道印是什么？是皇上给咱姐俩儿的权力！是皇上要咱们姐俩同心协力，在庙堂上主持正道，绝不允许大权旁落！”

第二十八章

灵与肉的洗礼 241

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依旧年轻、俊俏，依旧光彩照人，只是目光中凭添了几许淡淡哀伤的那拉氏，泪水潸然而下……

奕沂被感动得心碎了！他猛地想起了多尔衮，从心灵深处理解了当年他不要皇位而要了庄妃的抉择。须弥宝座上的龙椅，固然闪烁着世间最耀眼的光芒，而跪伏在脚下的女人，身上展示的是世间所有男人都无法抵御的销魂蚀骨的魅力！

第二十九章

董元醇首倡“垂帘听政” 250

“有那心胸褊狭小人，对我赞襄王大臣心怀不满，乃至仇恨，暗中作梗，飞短流长，以谣言惑众，想必六王爷已有耳闻了。”

“姐姐，我已派人搜寻到肃六子的数条罪状，足可证明他是一个不守臣子之规，大逆不道的人！”

第三十章

东所的烽火硝烟 258

就在这一瞬间，她的心一下子凉了起来，也硬了起来。如果说在这之前她还对八位辅臣心存一丝好感，那么，只这一瞬间，全都化为愤慨和仇恨。

“妹妹，你比我读书多，又有主见，今后跟肃老六他们斗，你说咋办就咋办！”

第三十一章

终于踏上了回京之路 264

从皇帝闭上那双眼睛起，她面对的不仅仅是漫漫岁月孤灯下的寂寞、清冷，还要面对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或明或暗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哦，是啊，那就托妹妹的福了……”东太后知道自己总摸那个地方的举动很愚蠢，但又控制不住。

“姥姥，老夫又有了后人啦！” 275

“我是四福晋、我家大格格的陪嫁，两年前进到府里来了。”参儿说着，嘴唇一动，莞尔一笑。

“相爷，我有了……”参儿终于捧到囚车跟前，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我有了你的孩子！”

黄色纱幔内外 283

“对，恭王爷此次是功不可没，我们可以对他加封重赏，比如给他个‘双俸’，让他真的得到实惠！”

奕訢的一番话，说得慈安连连点头称是。慈禧也忍不住说：“恭亲王说的对！国难当头，咱就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分满汉，对栋梁之材，就该重用，委以特权，要用而不疑！”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告知奕訢，我对你可是信赖的，你那议政王不是我愿意给改的。

议政王奕訢的情感世界 292

他默默地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涕泪滂沱！压抑了太久太久的屈辱终有一日与胜利的快慰一同宣泄了！他面对着额娘的遗像，用泪水，用心诉说着……

奕訢很想再次得到这个曾是他皇兄奕訢爱妃的女人。他想经常或长期的占有她。占有她，是他终于战胜奕訢一个重要的标志。

醉酒题诗品美女 299

“本人曾苦读寒窗十几载，这女人吗，也玩过近百，其中的滋味在心怀，尚未有文章写出来！”

跳动的烛光下，回女们亭亭玉立，一双双波光闪烁的大大的凹陷的眼睛，胆怯地扑闪着，一股含着淡淡膻气的体香，刺激得胜保和属下们个个心旌摇动，血脉贲张。

“总要杀几个以儆他人！” 306

偌大的后宫里，找不出一个真正的男人。自己还不到三十岁，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一想到这些，孤独、伤感，一齐涌上心房，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不能再一意姑息这位一品大员了。新政刚有起色，我要杀他何桂清，达到儆儆的作用！

伴读 312

“这个大的是我阿玛的嘴，这个小的是一家最俊的那个丫头杏梅的嘴。她的嘴一定是甜的，前日，我在园子里看见阿玛咬她的嘴了……”

“这龙图绘得好……若把这龙头再往上提几分，让它昂扬于旗的上方，以示我大清勃勃升腾之势，将腾飞于四海就更好了。”

第三十八章

逮拿胜保 319

“你当了总管，手下也得栽培几个相好对劲儿的，这官里咱没耳朵，没眼睛，那可就残废了！”

“难怪有人说胜保像年羹尧，果然不错！那年羹尧是封疆无尊上。朝廷待他胜保不薄，他一再如此，可见其骄猖……六爷，和各位军机你们看该如何处治吧。”

第三十九章

“身边总得有自己的人啊！” 329

“说起来，恭亲王也是自家人，可他跟咱毕竟不是一奶同胞，也不是奕诤和姐姐的关系。”

“当初若无范文程等人的出谋划策，没有明将祖大寿和洪承畴等众帅归顺效力，这大清的江山是打不下来的。七爷所虑的是维护祖制，是有道理的。朝廷上下并非曾国藩一人，各位仍可再举荐吗！”

第四十章

不能出第二个吴三桂 339

“不能出第二个吴三桂！”在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对曾国藩一面假以事权，靠湘军平贼，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控制，并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削弱曾国藩的势力。尽管慈禧的做法有时不被奕訢等人理解，但她毫不动摇。

“奕訢的手中有了一权势，不再需要她，或者说不甘心匍匐于她的脚下了。越来越趾高气扬了，几乎所有的朝臣都在听他的召唤。而自己的身边究竟有谁呀？”

第四十一章

激流勇退 346

曾国藩向四周望望，见确无外人，压低声音对曾国荃答道：“你们抢了那些太平军的金银珠宝，并未上交朝廷，只这一项，已构成杀头之罪。”

“他们弟兄总是立下大功的，如今已自裁羽翼也算知错，咱们不能逼人太甚，我们做过了，万一他们再立山头……那你我怕永无安宁之日呀！”

第四十二章

夏日里的春梦 354

女人们一律穿着紧身拖地长裙，亭亭玉立，展示出胸、腰、臀起伏有致的优美曲线。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一时生出无限感慨……

慈禧心想，唐太宗死后，由武则天垂帘，后来一统天下，你们为何不讲，偏偏谈什么吕后乱政？还是小看女人……

第四十三章

受到极致反成恨 362

直到进了宫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知道，割了“鸡鸡”，只是换得了一张进宫通行证。而真的想挣到大笔的银子，给家里的爹娘盖上新屋，那还是非常遥远，甚至是非常渺茫的事情。

慈禧的心像是被一些蚊虫噬咬着。如果说在此之前，她还怀着一丝希望，寻找时机与奕訢重修旧好，用她的柔情换回他们相互的信赖与亲密，现在她彻底断了这个念头。她真的开始恨他了。

第四十四章

叔嫂反目 372

奕訢怒目圆睁，针尖对麦芒地喊道：“我不服！面对诬陷，我以理争辩，何罪之有？太后又敢把我怎样？”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过是我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我手中的一张纸牌。你的命运该如何摆布，权力在我慈禧的手中！”

第四十五章

裁抑风波 381

在许多人眼里认为不可或缺的议政王，就凭着一张纸和两个女人的三言两语，便被革去了一切职务。

旁观的侍从们个个瞠目、惊讶，昔日那个威风凛凛，从谏如流的恭亲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此奕訢还是彼奕訢吗？

第四十六章

仇恨的种子 390

“该杀的小安子！”小皇上心里愤愤地骂着。想起那张带着两个小酒窝儿、可爱的脸蛋儿的消失，心说：“为了春月，我也得杀了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帝常常回忆起多年前在燕禧堂看见的那一幕情景：安德海像条狗似的趴在母后的身上，母后呈现出一副痛苦与快乐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安德海，你这条阉狗，我岂能容你淫我生母！瞧着吧，我一定杀了你！”

第四十七章

一波三折 397

保守势力四处煽风点火，制造谣言，骂奕訢是“鬼子”、“鬼



子六”、“六洋鬼子”，骂他主管的总理衙门是“鬼使”……

“如今章程定了，洋教习也聘好了，不能出尔反尔，叫洋人笑话咱这天朝大国，做事儿戏一般！”

第四十八章

晦气的“三足乌旗” 406

“我安德海是个有福份的，有能力，讲情谊的人。还有，我也不会再欺辱那些可怜的小奴才们了。我安德海是登过泰山的人！”

“奴才不是不想救小安子，可是他这次出官太招摇，听说还打了个‘日形三足乌’的大旗……”

第四十九章

埋下祸根的天津洋教案 415

“你们的刁民，敢辱骂神圣的教会，造谣滋事，污蔑我国教士，应该杀头！”丰大业狂妄地吼叫着。

“洋人欺我太甚，天津百姓深以为耻，愤而有此举，何况我王公大臣？对洋人不能再姑息纵容了！”

第五十章

立后选妃 422

这是从全国选的秀女吗？一个个不过相貌平平，而且那脸都绷的紧紧的，好像是要送去宰杀的羔羊一般！

“古人曰：提衣者爱容，不顾者知礼。选后要以德为重，选妃则以貌为先。以儿臣所见，就将阿鲁特氏惠馨立为皇后，富察氏金环立为妃吧。”

第五十一章

同治大婚 433

王公大臣们都哭了起来。开始是为曾国藩，后来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自己做人的许多难处和委屈，也就借此因由，一古脑地宣泄出来。

慈禧太后的目光忽然变得忧郁呆滞，心头浮起一阵凄凉。她感到，从今日起，那个娶了皇后的儿子，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得令她感到模糊，感到陌生……而更可怕的是，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人将远离她的心，带走她掌握了十几年的权力……

第五十二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439

“刚刚大婚，不要只对皇后好，对妃嫔们也要好。她们都是皇上的人，要为大清延续龙脉考虑。尤其是对慧妃，更该常去她的宫里……”

玉凤有那么多的花样让他放纵，让他满足，那里才是两情相悦、情深意浓，能达到绝妙佳境的游戏场，而在官中与后妃

们的床上生活，更像是在完成师傅留下的作业。

第五十三章

少年皇帝微服冶游 448

“奕谥，你说，何人如此大胆，敢暗中监视朕？”皇上已经顾不上一国之君的尊严，两手“啪啪”地拍着御案，恼羞地叫嚷着。“我刚刚听到消息，就赶了来，从后院走进前殿的功夫，就听你正在不讲理，耍刁蛮。皇上私游本是自轻自贱有违祖制，十位王公大臣苦口婆心相劝，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第五十四章

停园工与出天花 457

“……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离间母子，种种不法情事，殊难缕述，着即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辅国公，并撤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使……”

“皇上历来体质柔弱，每日又要料理庞杂的朝务，已是很辛苦了，怎禁得起通宵达旦地折腾啊！”

第五十五章

“究竟是天花，还是梅毒？” 464

这个皇位，本该属于我们的。这皇权，只要我叶赫那拉氏活一天，我都会把它攥在手里！老天，别看我只是个弱女人，你这样与我过不去，我就要与你拼上一拼了！

慈禧多日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皇上的病格外凶险，如若真的不行了，那要由谁来接登皇位？就是能医好，也非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她必须把朝权重新抓到自己的手，以防不测。现在她做到了，她要重新用自己的力量来驾驭一切了。

第五十六章

死亡笼罩的紫禁城 475

荣禄及时地出现在慈禧面前，说道：“两位皇太后请节哀。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还有许多大事要办……”

“咸丰帝又没有次子，如今突遭此变故，我们姐俩想想，还是该给先皇过继个儿子。年纪大些的怕不好教养，年纪太小的也不适合，醇亲王的儿子载湫今年不大不小刚好四岁，承继为咸丰帝的次子，立为新君。”

第五十七章

都是情欲作的怪 482

在她的记忆里，自己曾经有过这种异样的感觉。但那还是在二十几年前，初怀载淳的时候。“难道……”她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慈禧太后“病”了，由慈安太后一人听政，她知道荣禄是慈禧的心腹，担心拿掉荣禄的两个要差，慈禧会不高兴。可如



若借军机们的恳请，以保卫京师治安为由，将荣禄这个是非之人撵出官去正是个机会。

第五十八章

慈安的悲凉心境 489

慈禧太后也不会放过崇厚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典型来警示朝廷百官：“崇厚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交由九卿以上大臣及亲郡王等，一起会议定罪。”

慈安太后悲愁，甚至是绝望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无人能来替代载淳在她心中的位置。她的精神无以依托，人也就活的很乏味了。

第五十九章

午门事件 499

“咄！”慈禧听了李莲英的诉说，愤怒地把碗摔到了地上。“什么，他们敢说是我破坏官规，纵容太监，以势压人？”

听到慈禧太后的惊叫声，人们立刻赶了过来。只见体元殿外，一个身穿青衣青裤、披头散发的男人，正煞有介事地舞着竹棍，如入无人之境。

第六十章

慈安之死 509

慈安将银两和亲手打制的几刀冥纸交给侄儿，又亲切地拉着相貌颇似家兄恩焘的侄儿的手，反反复复地囑道：“你回去，到你父亲墓前，定要替我念叨、念叨，让他在阴世间服侍好你爷爷奶奶，说我总要去看他……”

慈禧神色沉稳地说：“不光你们有疑虑，我也有疑虑。太医，你们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母后皇太后到底患的是什么病？总不能无疾而终吧？”

第六十一章

军机大换班 518

试问恭王，你的权力是谁给的？如今慈安已死，是我慈禧一人操纵权柄，早晚有机会，踢开你这个绊脚石！

“老七，你往里坐坐，”慈禧用一个老姐姐，或老嫂子的语调，坦诚地说：“今个儿，我要跟你唠唠……”

第六十二章

意外的惊喜 530

倘若修清漪国的款子能借用海军的名份支出，是万全之策。你此去要帮我摸透他的老底。用款的事儿，最后我再和李鸿章亲自谈。

李莲英做梦也没想到，身为宦官，竟有机会与醇王一起去巡阅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海军。虽然是以侍从太监的身份。可